

## 一點浩然氣 千里快哉風



# 茅威濤：

# 穿越

# 蘇東坡的「盜夢空間」

「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。」由浙江小百花越劇院、百越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、浙江省舞台藝術重大主題創作揭榜掛帥項目——越劇《蘇東坡》，在杭州蝴蝶劇場開啟跨年首演後，又走入上海、南京等地展開

全國巡演。該劇聯合金牌編劇何冀平、香港導演司徒慧焯傾力打造，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（越劇）代表性傳承人、中國越劇界唯一「梅花大獎」（三度梅）獲得者茅威濤闊別舞台十年的回歸力作。首演之後，茅威濤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說：「我相信香港的觀眾一定會非常喜歡這個戲，因為這個戲在人文精神上，在個體人生的心靈上，都能引起巨大共鳴。」  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



●「髯口舞」群舞，那髯口是蘇東坡的筆墨。受訪者供圖



●劇中「十年生死兩茫茫」的唱段，蘇東坡與三位夫人一一離別。受訪者供圖

## 導演司徒慧焯：茅威濤就是蘇東坡

「排練經歷了差不多兩年時間，我看着她怎麼面對所有的東西，我越來越覺得她就是蘇東坡，根本不用演。」杭州首演結束後，導演司徒慧焯很激動，「我之前話劇、音樂劇排過不少，但戲曲是第一次，有一種壓力，也有一種很想做的熱情在裏面。把越劇的包容性做出來了，我很激動，全台的演員就跟著那個方向去走，默契感非常好。」在司徒慧焯看來，越劇可以算是中國當代的一種音樂劇，「要擁抱傳統的東西，『四功五法』肯定要有的，可以創新。」

他認為，戲曲有一個特別迷人的東西，就是「舞台的假定性」，「那個東西就是想像力。我需要在一個空間裏，將它變成一個無限的想像。我要求他們的身段、台步，都要轉換。最初寫出來的唱腔跟現在有配器的唱腔，對我來說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，現在唱的我覺得是非常好聽。那種轉化就是我為什麼跟小百花合作有一種火花出現的原因。」

今年4月，越劇《蘇東坡》將在香港西九戲曲中心上演，「香港演出劇場會有一點不一樣，可能要重排一些東西，但是不會有大幅度的改變。」司徒慧焯坦言，自己最喜歡的正是在蘇東坡那句「一蓑煙雨任平生，誰怕？」，「到最後，我覺得『誰怕？』對我來說是『I don't care』，不是一種隨意說的，是經歷過你才能說出來，去選擇用什麼態度去面對它。」

「這個戲的舞美和音樂需要一種形式化的東西，才能將所有東西連在一起的。這種形式化的東西對我來說就是我們怎麼看待大自然。」司徒慧焯覺得《蘇東坡》就是一個藥，「如果你真的用心地看完它，你會覺得，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？你會發現人生可以更美好。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去看。」

首演之前，茅威濤感冒發燒39度，仍一直堅持排練，啞著嗓子唱，沒想到突然失聲了，臨到演出還在點藥。第二天還要演出的她說：「蘇東坡有著化解所有一切的那種能力、能量，我在這個年齡裏能夠遇上蘇東坡這樣一個角色，遇上這樣一個戲，是我人生當中的一種幸運。」

越劇《蘇東坡》以宋代名流蘇東坡的一生為線索，以「女子越劇」特有的「全女班」演劇模式，展現了當代越劇的舞台之美。茅威濤飾演的蘇軾，躺著夢著一個又一個人生場景之夢，貫穿了全劇。編劇何冀平以一種「盜夢空間」式的表達手法，將蘇軾的烏台詩案、黃州突圍、疏浚西湖等人生節點一一展現。朗朗上口的蘇東坡詩詞融入充滿現代感的舞台場景之中，別有一番當代意趣。何冀平說：「我最要選的就是他青春的東西，這裏面看到的蘇東坡40出頭，所有的演員都是青年，展示着一股朝氣。這股朝氣也就是我很年輕的時候，就喜歡上了蘇東坡的這首詞——『一點浩然氣，千里快哉風。』只要你有這一點氣息在心中，什麼也擋不住你。」

蘇東坡的「emo」茅威濤心中開花

排練時，導演司徒慧焯一直強調，「茅老師，我想讓你找到蘇東坡在哪個點上emo（情緒化）。」

茅威濤從心底認同這個點就是黃州。蘇軾已經45歲，卻被貶謫黃州，與家人別離，政治生命提前結束，人生遭受毀滅性打擊。以前看



●茅威濤 記者茅建興攝

蘇東坡，茅威濤只覺得這個人物太精彩，他可以飛到雲端、低到谷底，又觸底反彈。60歲之後的茅威濤再看，已然不同。「別人都說他豁達、樂觀，我個人覺得並不能夠完全這樣去解讀蘇東坡這個人。其實蘇東坡他自殺過幾次，比方說烏台詩案在押解的路上路過太湖，在船上的時候他想跳下去。」

「何冀平的劇本是新銳的，或者說極其有那種女性的另一種視角，表現那種曠達的文人豪氣，她腦子裏想的全是那種比方說滿天風雪發配路，讓我想到野豬林，但後來我覺得這個不對。我突然有一天跟導演說，我想到了《芙蓉鎮》裏謝晉導演拍的美姜那個角色，凌晨5點起來掃大街，他拿着掃把，在那跳華爾茲，一邊跳一邊掃大街。」

在茅威濤看來，劇中貶謫黃州途中，不是差役趕着蘇軾走，不應是苦情戲，不是要塑造困境中如何不屈不撓，而是蘇東坡拿着竹杖，反而趕着差役走。劇中茅威濤唱道：「不管有多少座山，都要翻，二位差役，走啊。」途中兩個差役為誰來殺蘇東坡而吵架，「吵吵吵吵啥子嘛，要搞就搞快點。」茅威濤飾演的蘇東坡突然飆了一句四川口音話，本應淒風苦雨的黃州貶謫路，卻讓觀眾會心一笑。

「我覺得這樣的東西是蘇東坡的，在最難的時候，他可以讓自己站起來，該幹嘛幹嘛，該吃吃，該睡睡。」茅威濤說。

## 傳統現代化 開拓越劇的可能性

特寫

自投身越劇事業以來，茅威濤始終是劇種革新的「先行者」與「掌舵人」。從早年建立「詩化寫意」的美學基調，到帶領「小百花」打破傳統越劇「才子佳人」的敘事局限，她的每一次探索都推動越劇向更廣闊的藝術天地邁進。

從1996年新編越劇《寒情》開始，茅威濤就通過挑戰傳統與突破自我，展現當代越劇舞台獨特的藝術魅力。上一次原創新作是2016年的《寇流蘭與杜麗娘》，她將莎士比亞悲劇《大將軍寇流蘭》與湯顯祖代表作《牡丹亭》合二為一。茅威濤領銜主演並一人分飾古羅馬將軍寇流蘭與書生柳夢梅兩角。十年後，她已經成為新版「寇杜」的復排導演。十年間，她投身杭州蝴蝶劇場的管理運營，還以藝術總監兼製作人的身份推出了現象級的環境式越劇《新龍門客棧》。感受人間冷暖，有著豐富戲劇人生的她，如今63歲，決心親自演出《蘇東坡》。

「我並不想重複相同的人物。我想到了顧伯

伯的話，如何用人文戲來提升小百花和越劇的人文性。」著名編劇顧錫東和導演楊小青開創了「詩化越劇」的藝術風格，「在這一脈的創作當中，我也希望能夠通過蘇東坡這樣的大文豪詩人，尤其是今天人們那麼喜歡的一個人物，提升我們越劇小百花的整體藝術創作、藝術審美、藝術表達。」茅威濤說。

1998年上演《孔乙己》，茅威濤剃光了頭髮，這次茅威濤戴上了髯口演《蘇東坡》。為了戴髯口方便，她剃掉了兩邊頭髮。「整個人都要融到蘇東坡裏去了，頭髮算什麼，兩三個月就長出來了。」茅威濤想用髯口來傳遞蘇東坡的複雜情感和人生態度的變化，她大膽對「髯口」進行了解構，將「髯口功」提升至「塑造人物性格的第二張臉」，通過抖、甩、繞等精準技法，傳遞出蘇東坡的憤怒、灑脫、沉思與豪邁，讓傳統程式成為刻畫人物內心的「活工具」。劇中還專門設計了一場「髯口舞」，讓人印象深刻。

何冀平說：「我很喜歡赤壁那一場，確實是這

還有一個場景，劇中京城謠言傳出蘇軾死了的消息，友人陳季常跑到黃州悼念。蘇東坡正在家裏手工製墨，看到老友一臉悲傷之情，達觀的他黑紗一蓋以鬼魂出現，和老友開起了玩笑。

「我在這個戲裏找到對他的一種不同於以往的認識。60歲之後，我對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，比如說我以前因為母親的去世，我有恐懼。不知道從哪天開始，我好像不怕了，就放下了。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終點，你有起點必須有終點，所以你要過好每一個階段，坦然地面對。」

導演和茅威濤最後還有一個決定，將蘇軾所有的東西「脫」下來。最後那個場景，茅威濤走到台前，脫掉了一件件衣裳、髮冠，甚至靴子。「我只有這樣去掉所有的枷鎖，回到本身，回到灑脫的、不帶任何枷鎖的我，才是真正的自己。所以我回過頭來說那句『誰怕？』的時候，是真的那種釋然，不怕了。」

「這個劇很現代性，我特別感謝編劇給了我們一個『盜夢空間』般的意識流的心理，帶給了我們更多的創作空間。」茅威濤與香港團隊的合作感受很深，「導演給了我更多空間，可以自己重新思考，去復盤今天所排的東西。晚上結束排練六點回家，我還可以吃飯，洗完澡我還得琢磨。跟過去一樣，我女兒把台詞拍下來，洗漱間裏鏡子上全貼滿了條子，都是那種很難背的台詞。然後我就一邊刷牙，一邊即興背一下。」

「走出內地第一站就是香港，我們會陸續將這部劇推向世界。」茅威濤笑了笑說，「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更接近蘇東坡，腳踩泥土，心中開花。」

個戲的高潮。戲中的髯口舞並不是炫技，髯口全是黑色的，那是蘇東坡的筆墨，天地之間的筆墨。原來劇本有幾句唱詞，後來沒有放進去，她唱的就是因為他不是一個武將，不可以披掛上陣，但是他手中有一支筆，這支筆就是方寸之間指揮萬馬千軍，這也是我文人的一種感受。」

「傳統戲劇如果沒有推陳出新，終究只會成為越來越小眾的藝術品。我們這門藝術要傳承下去，要解決的問題在哪裏？我想可能就是怎麼樣能夠把傳統和現代結合好。《蘇東坡》在給大家看到一種可能性。今天我們已經到了一個人工智能時代，我們難道真的要在空中生活嗎？我們還是要腳踏實地地去生活。所以在如此多元的時代，藝術到底應該保有什麼樣的一種本質？我想還是要傳遞一種精神。傳統戲劇的使命不僅僅是要讓年輕人接納和喜歡，更重要的是要真正激活當代人的文化感知與想像力。而這種想像力是基於文化根基深處，有中國式特點和中國式浪漫的。我希望《蘇東坡》能開拓這樣的可能性。」茅威濤急切地說。

## 編劇何冀平：赴三十年之約

越劇《蘇東坡》之前，何冀平已創作過《德齡與慈禧》《天下第一樓》等舞台劇與《新龍門客棧》等電影。其中《德齡與慈禧》曾橫掃香港舞台劇五大獎項。創作過京劇的何冀平很喜歡戲曲，但寫越劇卻是第一次。

何冀平愛看戲曲，喜歡王文娟的《紅樓夢》，偶爾間看到了茅威濤在《西廂記》裏的張君瑞，風流倜儻，「是我看過的所有戲曲角色裏所沒有的，我就迷上她了。」

30年前，何冀平到了杭州，本意是朋友推介房地產，但她沒有心思看房，到處問：小百花在哪裏？茅威濤在哪裏？

「蘇東坡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面對，他的一生真是太多的事情。蘇東坡這個人物我們倆約了很久，30年。在這30年中，我知道茅威濤經歷了很多，也是演蘇東坡的年紀了，她有很深對人生的理解和感受，她演出來的分量會跟以前的戲不同。於是2019年我們倆就決心創作蘇東坡。」

何冀平的創作從「情」字入手，既有蘇東坡與三個夫人的感情，也有兄弟之情、朋友之情。她選擇的人物角色，基本也是年輕人，最大的也就40出頭。「我沒有選王安石、司馬光這些跟蘇東坡也有很多故事的人物，我希望這個戲裏有一種朝氣的感覺，不是暮氣沉沉，也不要有一些說教或者反省什麼的。我更多是從蘇東坡的灑脫、他面對所有情況、他的一些心靈感受入手，從這個角度去讓演員表演。」

何冀平還透露，目前她正在創作音樂劇《紅樓夢》，與1987版《紅樓夢》音樂創作人王立平合作，還新創作了10多首曲子，也將是內地與香港

共同合作的劇目，預計2027年將上演。

從內地來到香港已35年的何冀平，熟悉兩地的製作。「在35年的香港生活中，我親身感受到香港的藝術水平和專業精神。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香港帶有西方的國際視野融合，會產生一種新的舞台效果。內地與香港音樂劇合作空間很大，像《天下第一樓》、《大狀王》都是香港話劇團的作品，在內地也極受歡迎，可以把香港的一些藝術元素帶入到內地市場。我的劇本可以成為兩種文化的一個橋樑的話，那是我的一種幸運。」